



金蜘蛛丛书



丛 苏

# 兽与魔

H I Z H U



L002837

北京计生委图书馆



L002837



兽  
与  
魔

丛 书

(美国) 丛 苏

G S H U

(冀)新登字 006 号

《金蜘蛛丛书》

主编 戴小华

策划 徐 征 李自修

金蜘蛛丛书  
兽与魔  
从 苏

---

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(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)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---

850×1168 毫米 1/32 9.5 印张 195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

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:1—8,000 定价:11.50 元

ISBN 7-5434-2530-0/I·219



丛 苏

丛苏，于抗战期间生于山东掖县，1949年到台湾。毕业于台湾大学，后至美读研究院，侨居美国多年。拥有台湾大学文学学士、华盛顿大学英国文学硕士、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硕士学位。出版有小说集、游记以及散文集等，作品多次入选各种散文及小说选集中。



C O N G S H U



青年时



与白先勇等友人在一起



华美专业学会年会



与友人在一起



与沈从文在一起



与孩子在一起

# 序

戴小华

近百年来，中国历史跌宕不定，有些华人离开了母土，移居海外，在异地各自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奋斗；其中所历经的孤寂与挣扎实在是非等闲可以道之的。

这些华人的心情与当年自我放逐，流落欧洲的屠格涅夫是相似的。然而，即使身在他乡，语言和文字却使他们与故土的根源藕断丝仍连。这使我想起屠格涅夫当年所说的一段话：“当我对我的祖国有疑惑、伤感的意念的时候，你这伟大而有力的俄国语言是我唯一的依靠和帮助。我不能相信如此的一种语言，不是属于一个伟大的民族的。”

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，她的语言和文字当然也是伟大的。

近四十年来，中国历史又生巨变，令海峡

两岸分隔。长久的隔绝，使得两岸的社会形态与生活岁月各不相同；至于聚居香港、东南亚及欧美的华人社会亦分别处于独特的环境中。然而，尽管世界上的华人分处各地，但基于血缘上的渊源及文化上的感情，彼此之间，仍有着一份深深的关切。而这种特殊的感情及特殊的环境，也成了作家在文学创作上最好的酵母。

于是，他们以优美的文笔，纪录了各自的闻见和感思，呈现了近数十年来各地华人的生活真貌，表达了对中华文化、中华民族的关切和希望。亦同时展示了这个时代华人的才思、文采和智慧。他们不仅用文字显示了他们独特的风貌和风格，并用文字同他们的读者建立了千丝万缕的感情联系。

这类华文作家既是传统的，也是现代的。一端植根于久远的传统文化，另一端则吮吸着日新月异的现代文明。

数十年来，台、港、澳及海外华文文坛名家辈出，佳作纷呈，不仅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，也成为中华民族文学宝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。而从事写作的女作家更是壮大繁盛，尤如绮霞丽天，已不只辉映半壁而已。

如今，河北教育出版社有志于女性文学的繁荣，决定继《红罂粟丛书》及《蓝袜子丛书》之后，推出一套台、港、澳及海外华文女作家作品系列。这个构想，如从文化的意义上说，多少也能表达出这数十年来各地华人的一些生活经历、思想感情和文学创作成就。

何况，在当今整个世界趋向现代化的过程中，文学

已面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；甚至有人警示，文学这个“物种”，已面临了物竞天择、自然淘汰境遇。河北教育出版社依然能秉持着对文学的热情，依然高举着理想的旗帜，愿意冒险斥资出版。就这点，我对该社的魄力及勇气是由衷敬佩的，故今年年初与我联系，邀我为该丛书主编，我毫不迟疑，一口允诺。然虽忝列主编，实际上，丛书中的作品全由作者自选提供。而且，我也没参与出版社的决策，只是从旁协助而已。

出版丛书是一件颇不容易的事。丛书的组稿工作是今年三月才开始进行，由于时间急迫，作家又散居世界各地，联络耗时。虽尽己所能，耗费不少精力；但因受时间、版权及作品篇幅等所限，肯定不少重要的作家及优秀的作品被遗漏或被迫忍痛割爱了。因此，不无遗憾！

这套丛书，可以说，只是从满天云锦中裁取一片，从满园奇葩中撷取几朵，奉献于广大的读者之前。

丛书编辑工作伊始，大家曾一度为丛书的取名众说不一，直到四月中旬，在一个细雨纷飞的夜晚，我仍躺在床上苦思着。窗外，一只蜘蛛悬在屋檐下，孤独地织着网。它的工作并不顺利，一阵风雨，就将它织着的网弄破了！然而，它仍是默默地、耐心地辛勤工作着。突然，灵光一闪，我纵身一跃，低呼着：作家创作时不也是如此吗？他们几易其稿，呕心沥血，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，直到把精美的精神食粮奉献给读者。至于用金色，乃是取其色泽尊贵、独特，就像作家的作品一样。

《金蜘蛛丛书》的出版只是一个引发点，但愿所有作

者、读者、出版者都能学习蜘蛛织网的精神，为寻求完美而努力不懈，一同为达到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文学盛世而努力。

1995年5月13日  
于马来西亚吉隆坡寓所

## 自序

这个集子里收集的短篇与中篇，都是七八十年代的作品。我在写那三个中篇《自由人》、《野宴》和《中国人》的时候，六十年代的一些人物形影倏地现在眼前，赶也赶不掉。但是一上纸，故事的情节和人物总像自己有了生命，有了一定的意图，使写作人心不由自主地任其发展。但是在完成的塑形里，他们都有崭新的，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个体和存在。只是《自由人》的结尾却句句真实，绝不是作者凭空臆造。我身边经常带个小册子，遇到奇特的事总不忘记下，这是懒于写日记的偷工减料的做法。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号（周二晚上）有如下的记载：“全家至唐人街，见一年卅的中国人，脸乌黄，长发，长胡子，脖子上戴枷锁，衣着褴褛，一脚乌球鞋，一脚破皮鞋。”他是谁？做什么？脖

子上为什么要戴锁链？象征着什么？我至今不知。但是那乌黑的身影在那纽约早秋的阴霾天却给我添了不少的失眠夜。本来想把故事叫做《扛枷的人》，但是终于蜕变成《自由人》。至于为什么变成《自由人》，恕我不多言，那只是六十年代里的一些雪泥鸿爪了。使我惊异的倒是读者们对这故事的热切反应。但自己偏爱的却是《野宴》和《窄街》。《窄街》是为一个年轻的男孩子无辜地被枪杀而写的。故事中本有两个情节同时进行，写作时用电影中常用的“平行发展”(Parallel Development)的手法，也用了一些我久已不用的“意识流”的技巧。但是不幸的是在副刊上发表的时候，手民先生为了节省空间，把“平行发展”的两个情节紧紧排列。骤读之下，瞠目不知所云。非但失却本来效果，简直有牛头不对马嘴之感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我总非常羡慕搞第八艺术的朋友们，在几个摄影机前，数十个动作可以同时进行，映在幕上，历历如绘，而观众不会看得五里云雾。

总之，在这些故事里，我着重在塑造某些典型——这个年代里流浪的中国人。他们的苦闷和彷徨，到目前为止，好像没有人具体地描绘过。如有，而我没有看到，我首先道歉。流浪，除了对吉普赛人以外，对一般人而言，不是一件愉快的事。尽管沾染着浪漫主义的色彩，流浪与放逐总多少有连带关系。不管是自我放逐，或被迫放逐，一个人离开了他的母土（古屈原，今索善尼辛），总是一件苦痛的事。正如那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“安泰以斯”(Antaeus)，海神与大地所生的儿子，在他与众神的搏斗里，只要他的两脚踏在地母的胸脯上；他百战百

胜。因为他的母亲——大地，给他无比的力量)一样，在赫丘力斯(Hercules)与他的角力中，前者只有把他凌空举起才征服了他。因为安太以斯两脚一离开他的母亲土地，他就软弱如婴儿。离开了母土的流浪人是脆弱，无根，无着落的。“四海为家实无家”这种看法，对意图做“世界人”、“宇宙人”的豁达人士来讲，未免失之落伍。但是写作对我来言，不在赶时髦，讨好，而在忠于自己的感情与感受。

当年，自我放逐，流落欧洲的屠格涅夫，周旋交游于巴黎上流社会，在士绅仕女中摩肩接踵，用法文交谈。但是他至死(死于巴黎近郊，一八八三年)念念不忘俄国，而且始终未放弃俄文写作。他曾说：“俄国可以没有我们而存在；但是我们不能没有俄国而存在。”又说：“当我对我的祖国有疑惑、伤感的意念的时候，你，你这伟大而有力的俄国语言——是我唯一的依靠和帮助。我不能相信如此的一种语言不是属于一个伟大的民族的。”

土地和语言!!对于一个流浪人，土地和语言是他在流浪生涯里日夜渴望，不能忘怀的！土地象征着他和他的祖国的根源的关系，语言象征着他和他同胞的连带关系。没有失却它们的人永远不会感到它们的可贵(正如我们不会日日赞美阳光与空气一样)，而一旦失却了它们，那流浪人却像脱壳的游魂，国际飘荡，日夜向风来的方向探寻故乡的信息。

土地和语言!!不在自己的土地上，不讲自己的语言，该是一种最残酷的惩罚！去夏的台北行，在短短的一个

月内，我听了、讲了比在过去十几年里还更多的中国话！这屈原，庄周，太白，工部曾洗练雕琢的语言！这抛在空中会闪烁发光，铿锵作响的语言！使我不得不套用屠格涅夫的话：“中国可以没有我们而存在，但是我们不能没有中国而存在。”而我也不相信，这样一种“伟大而有力的语言，不是属于一个伟大的民族的！”

那些话，那些回音，那些记忆，也融解了一些多年深埋的情感，而那些情感也跃现在《中国人》里。这是一本完完全全属于中国人的书——流浪的中国人，他的踯躅和彷徨，期望和等待。当然，在他的渴望里也燃着我的焦急。

自十岁开始投稿，十七岁开始正式写作以来，到如今算来也有一把岁月。除了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初十年之间完全空白以外，其余的日子里仿佛多少在涂鸦。有时候也不免自问：所为何来？不会是为了钱（稿费连自己也养不活，更勿论家），也不会是为了名（朝升暮落，过眼烟云），更不会是为了被赏识（除了蒙已故之夏济安深寄厚望以外，生平再未被人赏识过），为了寿世？（压根儿不信那套玩意儿！）那么究竟是所为何来？去夏归国的一段日子里，我总算找到了答案：我看到了你！你是谁？你做什么？你究竟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但是我看到了你！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，在窄巷里，在菜市场上，在机车行里，在站台上，在天桥下，在鹰架底，我看到了你！在傅园里，在碧亭上，在淡水河畔，我看到了你！你在工作、在流汗、在读书、在挤公车、在办公、在低头沉思、在恋爱、在创作、在挣扎、在欢跃、在彷徨，我

看到了你、听到了你！在这本小书里，我也希望触到你！我要你分担我的困窘和焦急，我的迷惘和渴望。我不敢奢求，但是如果在那蝉声大作的夏日午后，或在那细雨飘摇的阴霾天，我能赢得你一声叹息、一个回顾、一丝笑、一滴泪，我已满足。因为在我流浪的生涯里，正如文超峰一样，除了记忆、怀念，和明天的希望，我一无所有。你的存在，你的喜忧哀乐，你的责备和鼓励，对我是重要的，正如在那漫长寒夜里的天边的那颗孤星。

也许，说穿了，在我这十几年，跑过半个地球的追寻里，只是为了再看见你，再认同你，你和你的祈求，你的梦和希望，你的眼泪和欢笑！

你：中国人！

1995年2月 纽市

## 目 次

虹	1
窄街	18
自由人	36
野宴	85
中国人	146
幻	192
兽与魔	212
流缘	243
雨天	268
中国洗衣店	279